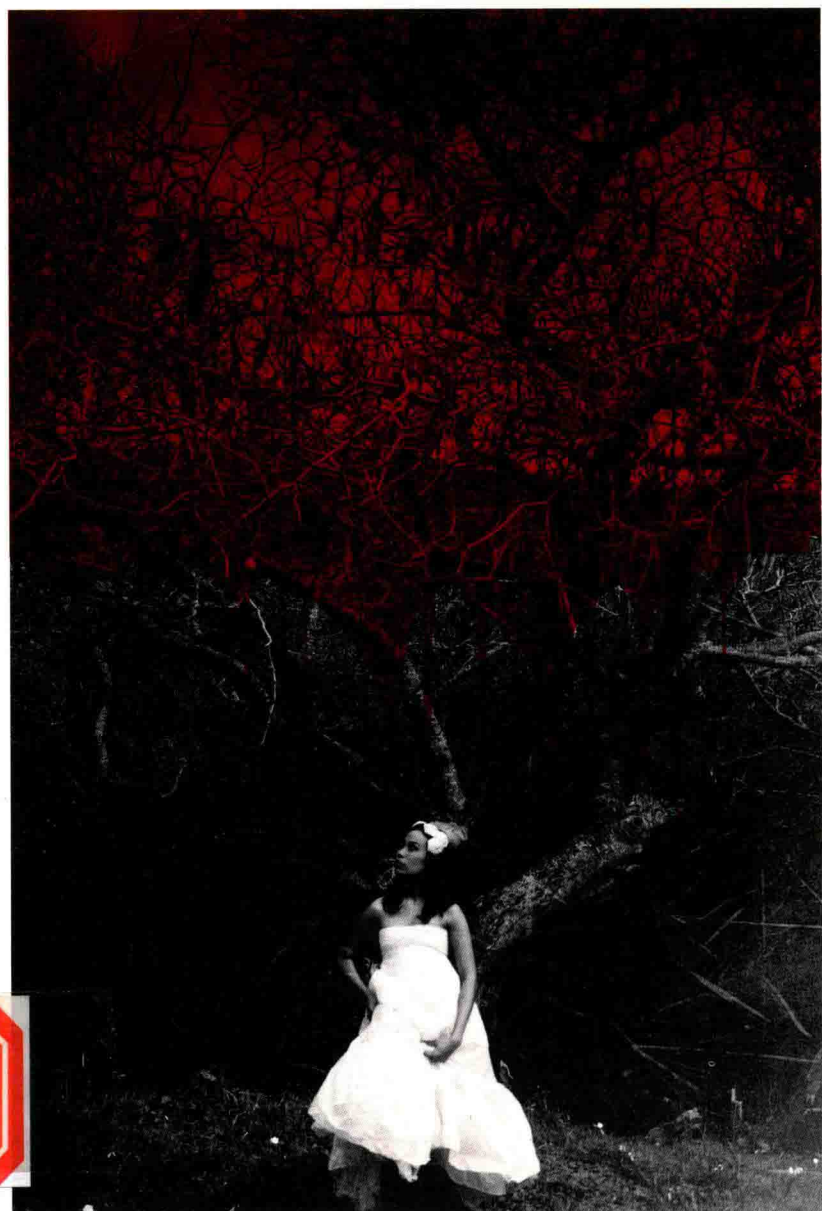


迷路的新娘



金田一探案集 23

迷路的新娘

〔日〕横沟正史 著

史诗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路的新娘/[日]横沟正史著;史诗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7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7161-5

I. ①迷… II. ①横…②史…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634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09

MEIRO NO HANAYOME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76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6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迷路的新娘

[日]横沟正史 著

史诗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黄莉辉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2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161-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猫与女人

1

经历战火的街区与未经战火的街区竟如此不同。

松原浩三一边想，一边啪嗒啪嗒地走在暗夜的街道上。

一路走来，路旁的房子已经大致完成复建，战争的影子渐渐稀薄，但还是隐约缺少安稳的感觉。然而在刚刚进入的这片街区，家家户户的栅栏内都亮着门灯，再向里看，房顶的斜面也散发出恬静的感觉，充满和谐沉稳的气息。

催雨的潮湿空气中，枸橘花朵的甜香扑鼻而来。

在未经战火的街区，连空气的味道都不同啊……这么说来，脚底踏过的土地的感触似乎也和之前走过的道路不同。

忽然，对面传来吧嗒吧嗒的轻巧脚步声。

浩三“哎呀”一惊，但并没有太在意，继续前行。他没有特意隐藏

自己，但他正好走在暗处，对方并没有注意到他。

浩三也一样。他听到了脚步声，但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

不一会儿，浩三来到十字路口的街灯下。就在这时，对面的脚步声在黑暗中猛地停下。对方朝浩三这边看了看，随即唰地改变方向，像逃跑一样开始沿原路返回。

“哎呀！”连浩三也觉得奇怪，“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对方并没有跑，但在快步离开的途中，逃跑般的身影还是在门灯下浮现出来。

那是一个穿洋装的女人——浩三能判断出的只有这些，脚步声和身影随即都被黑暗吞没。

浩三来到刚才映照出女人身影的门灯下，不经意间看了看手表，正好十点半。

他走过那盏门灯，又经过两三栋房子，一条狭窄的小巷出现在眼前。道路前方已经无法看到类似的身影，刚才那个女人也许闯入了这条小巷。

忽然，小巷深处响起激烈的犬吠声。

浩三觉得心脏怦怦直跳，也没有勇气走入小巷，于是仅仅稍作停留，又啪嗒啪嗒地迈开步子。

但就在下一瞬间，浩三感觉踩到了什么柔软的东西。他吓得当即停下。

如果在平时，浩三应该会毫不在乎地走过去，但刚才那女人的身影意外地激起了浩三的好奇心。

他若无其事地捡起那个东西，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周围一片黑暗，浩三看不太清，但还是认出那是女式夏季手套。根据手感，应该是用蕾丝织成的。

但是……

让松原浩三倒吸一口凉气的，并不是那蕾丝带来的触感。捡起手套的瞬间，一种黏糊糊的感觉让浩三的手指不自然地瑟瑟发抖。

浩三把手套拿到眼皮底下，不禁再次屏住呼吸。混在香料气味中扑鼻而来的，毫无疑问是血的气息。

浩三慌忙环视四周。幸运的是，黑暗的夜道上没有任何人影。远处传来电车轧在轨道上的声音反而让这片街区显得格外安静。

浩三沿原路走回那盏门灯下。

肯定没错。似乎经过漂白的纯白手套的指尖部分沾满了刺眼的鲜血，而且血尚未干，应该距沾到血没有多长时间。

浩三意识到心脏忽然开始咚咚狂跳。

松原浩三是个最近开始走红的小作家。小说家虽然并不一定会写侦探小说，但他们的空想能力往往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更发达。

浩三再次环顾四周，随后从口袋里掏出叠好的手纸，包起蕾丝手套。手纸立刻被鲜血浸透。

他又用手绢在外面包了一层，塞进雨衣的口袋，不禁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小心翼翼地迈开脚步。

他再次尝试在脑中描绘刚才在门灯下瞥见的女人。

但是，除了穿着像闪闪发光的雨衣一样的衣服，女人没有给浩三留下任何印象，让他深感遗憾。

这只手套应该是那个女人落下的。无论如何，浩三都只能这么认为。路面潮湿，手套却不怎么脏，应该是在不久前刚落下的。

这条路的一侧是学校的后墙，因此中档住宅只占据了另外一侧。浩三调查般观察着每一栋房子，忽然全身汗毛尽竖，恐惧袭上心头，不由得呆立在学校的后墙边。

在相隔两三栋房子的门前，一个圆滚滚的黑影正趴在黑暗中蠢蠢欲动。

3

是狗吗……

不，不是狗。是人。就蹲坐在路上，似乎也一直看着浩三。

“是谁?! 谁在那里……”

浩三想搭话，但感觉舌头和口腔上膛粘在一起，话语最终没有飞出唇间。

两个人就这样在黑暗中互相瞪了对方一会儿，周围响起了车压过路面的声音。

“先生，请……”

对方向浩三搭话。声音沙哑，似乎在警惕周围的动静。

浩三没有回答，再次凝视对方。对方似乎忽然想起似的，划亮了火柴。

黑暗被撕开，从呼呼燃烧的火柴光中浮现的，是一张胡子拉碴的脸。软塌塌的圆形礼帽下，一双瞳孔正如鬼火般闪着光芒。

浩三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让他震惊的不是对方可怕的面容，而是那张脸孔的高度。那人似乎坐在地上。

为什么坐在这种地方……

浩三有种汗毛全部倒竖的感觉，但还未来得及看清全貌，对方已经慌慌张张地甩掉了火柴，似乎差点烧了手。

对方迅速划亮第二根火柴。

“先生，请来一下。”

在第二根火柴的光亮中，浩三第一次明白对方为什么坐在这种地方。

这是个瘫痪的、无法行走的男人。他坐在装有小轮子的方形木箱里，手中拿着粗手杖。箱子前面有个铁环，上面绑着看起来很结实的绳索。平时应该有人牵着绳索前行，但牵引者此时不见踪影。

看清了男人的样子，浩三觉得有些恶心，但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害怕了。他大步靠近男人，自己也划亮火柴，俯视着对方。

“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

浩三责备般问道，但对方并没有回答。

“先生，这栋宅子很奇怪。”

男人伸了伸下巴，示意旁边的门。

“什么意思？”

“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喊着‘杀人了！救命’！”

“‘杀人了……救命……’喂，是真的吗？”

“嗯，是、是真的。”

“不是什么地方收音机的声音吗？”

“我最开始也这么想。但就在那时，这栋宅子……”男人指着斜前方，“那边确实开着收音机……但真的不是收音机的声音，那时这栋宅子深处传来了声音。”

“你是说杀人了的喊声？”

“嗯，没错。好像是女人的声音。我正害怕，从里面冲出一个女人。我想你是不是在途中遇到过她。她确实往那边逃了……”

浩三再次一惊，屏住呼吸。他口袋中的手套仿佛正在燃烧。

“什么样的女人？”

“哦，那人穿着洋装，外面套着雨衣。天这么黑，脸啊身材啊完全看不清楚。但我闻到了香水的气味，还听到了脚步声，觉得应该是个女人。如你所见，我是个瘫子，也不可能追上去……”

“那个女人注意到你在这里了吗？”

“这个嘛……应该没注意到吧。她从那边的便门冲出来，就立刻跑向对面了……”

发生问题的宅子周围是黄杨木的矮篱笆，篱笆上孔洞细小。这是一栋占地相当大的平房，宽阔的庭院里种满植物，点点灯光从中透出。豪

华的大门上方带有顶棚，两扇门扉紧闭，但旁边的便门完全敞开。

“是从这扇便门跑出来的啊。”

浩三战战兢兢地朝便门内张望。在九至十米开外的玄关处，一盏门灯寂寞地发出光亮。四周完全没有人的气息。

“但是，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

浩三再次问出同样的问题。男人闻言，正想说什么，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吓得猛一回头，似乎有巡警来了。

巡警狐疑地用电光照着两人，一步步靠近。“出什么事了？”

5

“啊，警察先生，你来得正好。这个男人……”浩三指了指，“他说从这栋宅子里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什么声音？”

“杀人了……救命……他说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喂，没错吧？”

“什、什么？”巡警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喂，你说的是真的？”

“没、没、没错。然后，一个女人从那扇便门冲出，逃向那边了。”

“我在途中也遇到了那个女人。看到我，她就钻进对面的小巷了。我虽觉得奇怪，但没想那么多，一直走到这里，结果这个男人……”浩三口袋里的手套再次燃烧般滚烫。但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说出手套的事。

警察转向瘫痪的男人。

“我经常在这附近看到你。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在这种地方？”

“哦，我就住在前面不远处。刚才我走到这里，想起烟没了。而且我想在睡前喝一杯，就让孩子给我去买烟和烧酒。再过一会儿，店可能都关了，所以……我就在路边等着他……那小子，到底要花多久啊。”

巡警试探着往便门里看了看。

“女人是从这里出来的吧。”

“嗯，没错。”

“警察先生，总之，我们到玄关前看看情况怎么样？”

巡警瞪了一眼浩三。“你是……”

“我就是个路人……”

浩三掏出名片递上。巡警在手电光中读着名片。“你的职业是……”

“我是写小说的，还是个新手。”

巡警再次用锐利的目光瞥了浩三一眼，钻进便门。浩三站在便门外，目送巡警按响玄关的门铃。门铃持续发出刺耳的响声，连浩三也听得很清楚，但门内没有任何回应。

巡警看起来焦躁难耐，大声喊了两句。就在这时，一只小动物从旁边的栅栏门内哧溜爬出，蹭上巡警的腿。似乎是只猫。巡警几次想踢开猫，但不知想到了什么，他忽然尖叫着从猫身边跳开。

6

“怎、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一直站在便门外的浩三借机冲进门内。瘫痪的男人也巧妙地操纵小

车，从后面跟了上来。

“猫……猫……”

“猫怎么了？”浩三不可思议地环顾四周。在巡警跳开的瞬间，猫似乎吓得逃走了，已不见踪影。

“要是说猫，已经从栅栏门底下逃进去了。”脚踏石上传来小车压过的声音，瘫痪的男人也来到近旁。

“警察先生，猫到底怎么了？”浩三再次莫名其妙地问。

巡警一副失语的表情，呆立在原地，但很快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弯腰摸了摸裤脚。仔细一看，那里就像用刷子蹭过一样，粘着黑色的污点。

“啊，血……”

“怎、怎么回事？那个……”

“是刚才的猫，浑身都被血濡湿了。”

巡警一边心神不定地用手帕擦着沾血的手指，一边用变调的声音说道。

浩三猛地看向房檐端。门灯上趴着一只壁虎，下面的门牌上写着“宇贺神药子”的名字，字体显得装模作样。

“啊，这是宇贺神药子的家吗？”

“你认识宇贺神药子？”巡警凝视着浩三，目光中忽地浮出疑惑的神色。

“不，我怎么会认识。但……她应该是巫女。我有个痴迷灵力的前辈，经常表演显灵术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也见过药子两三次。但是，我不知道药子住这么气派的宅子。”

“这倒没什么，她可有赞助人。”巡警想要一吐为快般喃喃低语。

就在这时，明明没有风，栅栏门却发出吱的一声开了，三人不禁心脏猛地一颤，回过头去。巡警本能地握住腰间的手枪。

但是，栅栏门并不是被人打开的。门闩没有嵌到位，门自然会开。

浩三向里窥看，防雨窗关得严严实实，但不知是哪里点着灯，楣窗里隐约透出光亮。

“警察先生，我们进去看看怎么样……”

7

被大量植被覆盖的庭院沉浸在绵密的黑暗中，但并没有到无法分辨物体的程度。楣窗里透出的光让山茶树光滑润泽的叶尖濡湿般闪亮，梅雨季节前绿叶的气息呛人鼻腔。

年轻的巡警略微露出犹豫的神色，但在浩三的催促下，他还是钻过从栅栏门上伸出的嫩枫树枝，进入胡麻穗的栅栏内。浩三也跟在后面，只有瘫痪的男人留在栅栏外面。

“宇贺神女士，宇贺神女士。”

巡警走上脱鞋处，透过防雨窗向里面喊话，但依然没有回应。刺骨的寂静弥漫在窗户外内。

“警察先生，我们走进去看看吧。应该有窗户开着，毕竟有猫跳出来了。”

浩三钻进庭院中的植被，拐至宅子一角。蜘蛛网一下子挂在脸上，让浩三觉得很恶心。

宅子开阔得令人意外。拐过转角，眼前是一条游廊，尽头是新建的厢房式建筑。果然，那里有扇窗开着。

两人迅速赶到窗边。不巧的是，那里位于外廊的一端，无法看见宅内的情况。但里屋似乎亮着灯，微弱的光亮一直延伸到外廊。

“宇贺神女士，宇贺神女士，有人在吗？”

以防万一，巡警再次出声确认。就在这一瞬间，里屋传来咕咚一声，有东西倒在地上。极度的紧张让浩三和巡警都吓得跳了起来。

“是、是谁在那儿？”

但屋内没有回应，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缓缓蠕动。浩三猛地拉住巡警的袖子。

“警察先生，那个……”

浩三指向外廊地面。那里散布着点点痕迹，就像散落的牡丹花。巡警将手电对准那里，立刻认出是猫沾血的足迹。

“好，这样就没办法了。一口气冲进去吧。松原先生，你也一起来。”

巡警的声音在颤抖。浩三默默地点点头，哆哆嗦嗦地脱掉鞋。

厢房里有八叠和十叠两个房间。站在十叠间前，巡警和浩三都动弹不得，脚底仿佛死死粘在地板上。

8

这个十叠大的房间似乎是巫女宇贺神药子为了达成精神统一，向神献上祷告的地方。

铺着榻榻米的房间深处连着一个六叠大的房间，铺有地板，还挂着紫色的幕布，上面印染着白色花纹。那里设有祭坛，上方挂有卷轴，笔法雄浑，似乎是“××之命”。由于太过潦草，巡警和浩三都没能认出“命”之外的字。

祭坛上还放有镜子、玉等三种宝物，插有杨桐的陶质花瓶倒在那里。刚才浩三和巡警听到的也许就是花瓶倒下的声音。

但是，注意到这些细节是很久以后的事。不，他们甚至一时都没有发现那里还有个祭坛。

站在十叠间前的瞬间，跃入他们眼帘的是让人骨髓凝固的世间罕有的惨状。

房间里是血的海洋。猫的足迹像牡丹花一样散落其中。

在如此凄惨的背景衬托下，一个一丝不挂、仿佛保持着出生时模样的女人像枯萎的牡丹花般倒在地上。她的一半脸朝下，无法看清面容，但从她梳着因幡之兔故事中大国主神式的发型^①来看，一眼就能明白她是这里的主人宇贺神药子。

药子的双手仿佛正在抓挠榻榻米，这样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

在这个四十岁的女人富有弹性的白皙皮肤上，残忍的刀伤到处都是，数不清的血流仿佛在身上织了大网，网眼密布，红色和白色相互交织。

这样的场景实在有说不出的凄惨，但正因如此，浩三觉得一种让人精神恍惚的美正呈现在眼前。

不过此时，让浩三和巡警震惊的不仅仅是这具异样的尸体。在药子

^①将头发在头部两侧分别扎成沙漏形。

尸体周围，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大小、色彩多样的猫无一不浸染在鲜血中。它们看到浩三和巡警，立刻毛发倒竖，金色的瞳孔里发出灼灼光芒。有的猫嘴部已经被染得通红。

“这、这、这是……”

年轻的巡警冷不防一转身。浩三还没反应过来，巡警已经迈着醉鬼般的步子奔向外面。

不一会儿，尖锐的警笛声传来。浩三茫然地呆立原地，就这样听着。

巫女的家

1

接到急报后，搜查主任山口警部补和负责鉴定、搜查的人员从管辖该地区的野方警察局乘坐吉普车赶来。此时距离松原浩三目击奇怪的女人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已到了夜里十一点多。

众警官呼啦呼啦下了吉普，年轻的本多巡查从中发现了搜查主任的身影，立刻兴奋地汇报了情况。山口警部补一边点头听，一边来到栅栏门处，却猛地一惊，停下了脚步。

“那个男的，是什么人……”

山口警部补感到惊讶也不无道理。在昏暗的玄关旁，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坐在残疾人的小车上。况且眼下正是这种时刻，男人的身姿透露出无法言说的异样。小车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提着装烧酒的瓶子呆立在那里。孩子身体结实，长得很可爱，眼神却透着懦弱。